

南通医院的新法接生

□吴晓芳

端详照片中的张謇和张謇,细看每一个老师和学生,他们神态肃然而坚定,正如他们对待医学、对待生命的态度,让震撼和感动直抵观者之心。



1922年南通医院附设助产看护讲习所第一届学生毕业留影



张謇十分重视教学和实践环节。他强调“将欲行之，必先习之，有课本之学习，必应有实地之经验。”医学作为一门专业的科学，面对人身性命，必须万分慎重，医学生所学的科目繁多复杂，必须要有相应的实验器具、医院实习等。1912年，张謇和张謇委托熊辅龙创办通州医院附设医科学校，以培养医学人才。从当时的招生简章来看，初始办学的规模不大，张謇坚持面向全国招生、严格把控生源质量，走的是精品化培养人才之路。1914年，张謇为医校题写校训“折通中西 以宏慈善”，这与医院、医校中西兼容并包、相互渗透的办学办院宗旨一脉相承，放眼当时的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张謇的这种办学理念是独树一帜的。

张謇不仅创办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同时也和张謇多次投入资金建设扩大医院规模，支持鼓励医院培养人才、为医学生提供实习场所。1913年

5月，张謇亲自选定地址，和张謇又出资16400余元，购买土地11.7亩，新建南通医院。根据《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建成后的医院计一等病楼3幢、二等病室10间、三等病室14间、诊病室23间、传染病室5间、解剖室3间、洗衣消毒室2间、浴室4间、甬道7间、厕所2间、门房2间、天水池一座。建筑费用1.59万元，医疗器械购置费1300元，其他设施费用1160元，均由张謇、张謇支出。

建院初期，南通医院设内科、外科和妇产科。妇产科的医生是熊辅龙的爱人——同样毕业于日本千叶医校的熊谈松雪女士。熊女医生的到来，推动了苏北地区的新法接生。民国四年（1915）六月二十四日《通海新报》上登载了一封感谢信。这是一名产妇的丈夫叫吴戟门的人所写，信中说：“我的妻子上一次生孩子，因为接生婆技术不精的缘故导致其元气大伤，卧床几个月后方能下床，因此对生

产心存畏惧。这次又要生产了，我们害怕重蹈覆辙，整日忧心不已。恰好听储铸农先生说，南通医院的熊女医生在产科方面非常精通，储的妻子前段时间生产，就是熊女医生帮助接生的。产前，孕妇安静地躺在产床上，熊女医生一边接生一边安慰鼓励，产妇的烦忧随之减轻；产后，产妇竟然安然入睡，生产的痛苦全然不见。熊女医生采用新法接生，既稳妥舒适又安全快捷，这与中国以往的接生方法截然不同。我听了之后，很是欣然。等妻子足月了，便即刻送往南通医院。”

吴戟门竟对生产的场景进行了回忆，他说：“妻子生产时，我在旁边陪伴，目睹了整个生产过程。只见产室环境整洁舒适，各类器具应有尽有、摆放井然有序。接生时，熊女医生从容镇静、忙而不乱，她一边接生一边指导旁边的实习学生，两事并行、井井有条。熊女医生只是一个二十余岁的妇人，竟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娴熟的技术、镇定的气场，令人佩服不已。”

回望那个时代，本地民众习惯以旧法接生，而负责接生的产婆缺乏基本医学知识，对人体构造知之甚少，不知消毒、妄自动手，产妇难产甚至丧命者时有发生。据民国四年七月十四日《通海日报》报道：“南通医院熊松雪女士，曾就学于日本千

叶医校，随藤博士研究数年，归国后先后接生达30余人，既无临盆坐灰袋之苦，亦无产后疾病之险。受其益者深感恩。今熊松雪女士立舍身之宏愿，救妊妇之苦难，无论住院接皆可。医金不计较。富者随意捐助院费，贫者不取分文。”

这段文字不仅清楚地记载了熊女医生在南通医院施行新法接生——“立舍身之宏愿，救妊妇之苦难”，同时也彰显了张謇先生慈善为民扶危济困的办院情怀——“贫者不取分文”。而慈善的理念并不仅仅是“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更要绵延发展。1915年2月，南通医院在东西两侧新设产科传习所，学制一年，首届招收30人。1922年、1924年南通医院附设助产看护讲习所第一届、第二届毕业生合影还存世。端详照片中的张謇和张謇，细看每一个老师和学生，他们神态肃然而坚定，正如他们对待医学、对待生命的态度，让震撼和感动直抵观者之心。据《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志（1911—1987）》记载，第二届助产看护讲习所一共有19名毕业生，医院留用数名。广州有一位名医致函医院，以160元的月薪，聘请了两名毕业生。由此可见，医院所培养的助产看护生的质量和水平。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胡长龄的墨迹

□徐继康

顿首拜书。”他对乔林是十分敬仰的。

胡长龄与乔林的交往，已不见诸文字，但他与乔林的次子乔普（字云客）的诗文往来却历历在目。嘉庆二年（1797），他曾和乔普、仙培诸子修楔于如皋辛夷馆。嘉庆三年，胡长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官，提督山东学政，比他大四岁的乔普被延之幕中，也随他一起赴鲁。胡长龄在《登泰山纪所游历用十五咸韵》诗中记载了同登泰山者，胡有孙奎、乔普、金涛山等人。嘉庆四年，胡长龄又有《沂水道中，上巳，和云客韵》，可知在山东这两年，乔普和他始终在一起，且唱和不断。直到嘉庆十二年，胡长龄在为乔普题《层云荡胸图》时，首句“我昔东上日观峰，于时云客曾相从”，还回忆两人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根据黄楚桥《东皋印人传》记载，尚书彭元瑞曾献乔林的竹根印于乾隆皇帝。胡

长龄与彭元瑞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受知于彭元瑞，女儿就嫁给了彭元瑞的孙子彭邦峻。乔林游京师，即馆于彭元瑞家。嘉庆《如皋县志》乔普小传中记载：“少游京师，见赏于彭文勤尚书，尝主其家，考据、选征之书，多出其手。”乔普是随父进京的，由此推断胡长龄与乔林早在京师时就已相识，可惜他乾隆五十二年之前的文稿皆已散佚，连这首五言绝句也未曾收进他的《三余堂存稿》。

朋友知道我喜欢乡贤，将这本册页割爱给我。又有朋友知道我对状元墨迹兴趣不大，出高价单买胡长龄这一开。他是识货的，知道胡状元的墨迹可比张状元稀罕多了，但我毫不犹豫一口拒绝了。今天许多字画商喜欢把一本册页拆开来卖，以得善价，我就曾目睹他们拆散过好多本。为了几两碎银，把几百年的东西打散，棒打鸳鸯，说起来就是千古罪人。

赵曾望点评《石头记》

□赵一锋

之灯迷，皆为释明。惟《怀古》十诗，隐俗物十件，未能全释。余代释之。其一“赤壁”，蚊子灯也。其二“交趾”，铜喇叭也。其三“钟山”，耍猴儿也。其四“淮阴”，纳宝瓶也。其五“广陵”，剔牙棒也。其六“桃叶渡”，门神纸也。其七“青冢”，墨斗也。其八“马嵬”，肥皂也。其九“蒲东寺”，竹帘也。其十“梅花观”，纨扇也。此中唯耍猴儿，似非物件一类。

第二条因涉及《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中的十个谜语，颇为有趣，谜底又多有争议，故常被研究者提及，从第一关注者反而不多，其实我们倒是可从中间窥见赵曾望对《石头记》的一些观点。赵曾望对《石头记》极为推崇，虽为旧文人，却不为旧俗观念束缚，不单单认为《石头记》是才子佳人小说，其在小说界的

赵家的书籍字画等悉数被抄走，赵曾望批注本《石头记》也在其中。1969年6月，赵过之获得解放，家里查封物品解封，还发还了一些物品，但一些线装书、字画不知去向。至此，赵曾望批注本《石头记》下落不明。

事也凑巧，笔者读赵曾望著《宛言》时，竟然找到了两条关于《石头记》的记录，算是稍稍弥补一下批注本失落的遗憾。

其一：《石头记》一书，俗谓之《红楼梦》，本书并无此名，其措辞全仿语录，而又多加助词，绝非不学之人所得而妄为也。至于描绘人情物理，靡不恳态极妍，信能于小说家中自树一帜，后有留心于一代方言者，舍其何征哉？王雪香又为之评赞以辅翼之，亦文人游戏三昧也，可以并传矣。

其二：王雪香评《石头记》其未经道破

《石头记》又名《红楼梦》，后世文人对其多有批注点评。赵曾望一生嗜书，手不释卷，他在反复研读《石头记》后，在书眉、空白以及每章后都有批注，密密麻麻，蝇头小楷写得一丝不苟，洋洋洒洒几万言。这个批注本线装十册，小开石印，黄色封面，白色题签隶书“石头记”。

1913年赵曾望去世，藏书由其子赵宗朴保管，其中也包括这套《石头记》。1915年赵宗朴离开掘赴苏州任教，藏书等一并带走，1925年后移家上海。1947年赵宗朴逝世，藏书又由其二子赵过之保存。1953年3月，赵过之举家从上海迁到南通，祖父和父亲的藏书又带到南通。赵过之长子赵芝田对这套《石头记》爱不释手，为保护书籍用油纸包了书皮。1968年5月13日，

史海回眸



四安姜氏小学

□何美红

姜氏小学，即姜氏私立初等小学校，是民国时期四安地区唯一的一所私立小学。该校存续时间虽不足八十年，但自办学之初就在族中子弟以及当地孩童中引领起崇尚读书求学的风气，并以其办学成果为地方教育留下浓重的一笔。

综合《南通县校史汇编》等史料信息，该校前身为姜氏族塾，由姜萼楼创建于1903年。姜毓琦，字萼楼，以字行，生卒不详，光绪十九年（1893）入江阴南菁书院求学。再查《通序题名录》，姜萼楼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秀才，而其弟毓彬（璘之）则在三年后入泮。

据姜与人（同善）生前所撰《姜氏校简史》手稿记述，姜氏族塾由其祖父姜萼楼说服族人后发起创办，首批“招收学生30余人，由姜氏聘请教员任教”。该校“将姜氏祖先施与寺院田产拨入，作为校田”，即姜氏族塾以田租充当教员薪金与经常费用等。另经议，凡姜氏族人子弟，均可免费入塾求学。

随着新学的兴起，姜萼楼又联合吴思慎等人，于1905年2月发起创办四安市立第一初等小学校（今为南通市韬奋小学）。1908年，姜萼楼又捐出三间瓦房，由族人集资，建成新型教室，按照新学标准对姜氏族塾进行改造，更名“姜氏私立初等小学校”，并开始招收附近的农家子弟。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姜氏校还借用民屋，改建成教员寝室和办公室，并置办学桌椅、大小黑板及教学挂图、学生课外阅读书刊、风琴等艺体器材，成为一处设施较为齐全的初等小学校。

作为一所地处村野的私立小学，有关姜氏校的记载极少。但从有限的史料里，仍可大致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如比清未宣统年间《通州水陆道里详图》，所标“培木小学”即位于姜家园，故“培木”或为该校曾用名。1912年《南通县教育会年报》之“调查报告”显示，当年的姜氏初等小学校采“复式编制，但一年级生系用单式”，时有教员陈玉书、姜达二人。另据姜与人记载，该校于“1915年，聘姜作刚先生主持校务并任教员，彼时学生已增至80余名”。不久之后，又聘姜萼楼次子、闾庵小学助理教员姜渭臣（锦保，1897年生）为教员。1931年11月17日，时任县督学的吴浦云曾到姜家园等地督导，当天还在此午膳，与老友姜渭臣谈家常。1936年，学生数约百人。这一年，因所借民房被收回，时任教员、姜萼楼之孙姜与人（其父姜渭清，任姜园乡乡长，系姜萼楼长子）遂以私资建成砖木结构校舍三间。1948年4月，姜渭臣因使用新四军书籍作教材而被捕。解放后，学校更名为姜园小学，性质为民办公助，校长与教师改由地方政府委派。1952年，学校转为公办，姜与人仍被委为校长。1958年，姜与人遭受迫害，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其子女也不得不辞别故乡，背井离乡。学校后升格为完小，校舍也几经改造，但终于1982年因被改建为石港铸件厂（属石港港区教育辅导组）而停办。

姜氏校的办学史虽然不长，但因其对族人实行免费，对乡人采取低收费政策，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农家子弟的受教育程度，以致到解放后扫盲时，该姜姓族户青壮年竟无一人文盲，其所在村则以最低文盲率而引人关注。同时，在毕业于该校的学生中，也不乏在不同行业成长起来的各类英才：如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严志达与当代诗人、原江苏电视台副台长白得易（严志道）即出自该校；姜渭臣之子姜荷清则于1946年受委派至台湾省民众教育馆工作；共和国将军严尔益、南通市人原副主任严绍恭等人曾于解放前后在此求学……然而，该校有近百亩校田，但多系“易涝、易旱之地，足额轻微”，故1952年之前赖此生存的姜氏校教师，其薪水“仅可达到一般公立校一半稍多”。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仍能坚守清贫，作育英才，其精神与作为，更令人钦佩。

如今，姜氏校早已物是人非，其校舍（厂房）几经拆改腾挪，在不经意间已建成他姓私宅。但一百多年的校园旧址却仍保持着原状：三面小河环绕，院子仅留南边一个进出口，门前是一条与曲曲港河平行、东西走向的宽敞道路。——遥想当年的许多孩童，不正是在这里接受熏陶，继而怀揣着人生理想，沿着这路、这河走向远方的吗？

民国时期的童子军军装

□程太和

1919年，南通代用师范附属小学、唐闸私立实业小学等校成立童子军。20年代，南通县各小学高年级大多设有童子军军装。1931年，江苏省在镇江（1928—1949，镇江为江苏省省会）大检阅时，南通县童子军、海门县童子军、如皋县童子军参加阅兵典礼。1933年6月，中国童子军南通县分会成立。

1936年10月，江苏省教育厅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规定高、初中学生制服样式，高中学生为军训服装，初中学生为童子军军装。对年满12岁以上的儿童进行纪律、礼节、操法、结绳、旗语、电码、救护、炊事、露营等方面训练，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顺”“智仁勇”教育。1936年10月10日，南通县童子军在公共体育场参加阅兵典礼。童子军军服是黄色的，船形帽，短裤（女生着裙子），青色领巾。中队长、小队长、班长的臂章标志，分别是三杠、两杠、一杠，白布底青色杠。童子军行礼用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伸直并拢，其余两指弯曲，大拇指尖搁在小指尖上，象征以大扶小，以强扶弱。行徒手礼，右手置于额旁，右臂曲折与头肩成三角形。持棍行礼，立定、稍息和行进间各有规定。童子军功课除在操场训练和野外活动外，还在课堂上课，讲述童子军史，学生们都知道，童子军是英国军官罗伯特·史蒂芬逊·史密斯·贝登堡创设的，有的同学还能把贝登堡的英文全名（贝登堡的英文全名是：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逐个字母地背诵出来。此外，童子军的12个德目，如：诚实、勤劳、勇敢等，任课老师在课堂上逐个讲解，要求学生切实做到，这一种精神训练，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童子军在北伐后有一段时期曾改称“党童军”。童子军军服一直未变。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